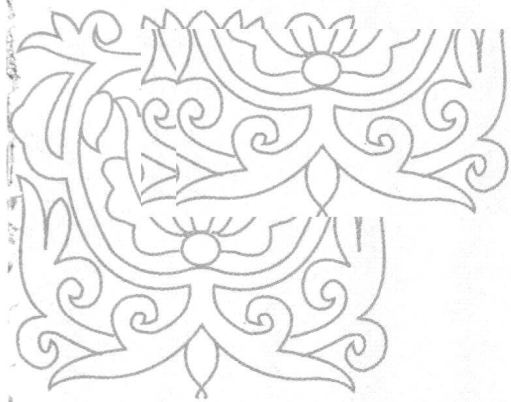


天下  
行

# 陌生的 阿富汗

班卓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الذی کنتم وعا



陌生的阿富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陌生的阿富汗/班卓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ISBN 7-5006-6097-9

I. 陌... II. 班...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783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29 营销中心电话: (010) 64052011

河北新华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1/32 7.25 印张 120 千字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 序

这是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

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阿富汗是那样遥远而陌生。

当提起“阿富汗”这三个字时，大部分人只听说过那些突然之间变得耳熟能详起来的名词——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组织、恐怖袭击或者反恐怖战争，可是却对那个名字所代表的国度一无所知；另外一些人也许会联想起在那个国家纵横交错的贫瘠的山脉、隐蔽在深山里的无数山洞、在山洞里躲藏着的包着头巾的男人、那些扛着步枪或拿着匕首的男人曾进行的强悍的抗苏游击战、埋藏在黄土下的不计其数的地雷，以及战争、贫穷、死亡、饥荒、饿殍、鸦片、贩毒、走私、伊斯兰原教旨和穿布嘎的看不见脸面的女人。

把这一切名词加起来，似乎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阿富汗。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亲眼目睹由这些可怕的名词所代表的那些事情，可是通过宣传媒介，我们早已隐约地熟悉了它们，进而在我们的头脑中虚构了一个阿富汗；我们所熟悉的，只是我们头脑中这个陌生的阿富汗。除了经过精心剪辑的新闻所告诉我们的那些，其实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在那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除了战争的进展，我们也没有机会去真正关心那个国家和在那个国家生活着的人们。

阿富汗，就曾经是那样一片被世界遗忘了的土地，倘若不是因为“9·11”事件将它和美国联系在了一起；也许它还会被世界继续遗忘下去。

从很多角度看——地理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我们会认为阿富汗的被遗忘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它的高海拔、多山地、荒漠横亘的地理环境

阻碍了人们与外界之间的交通，没有交通也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经济的不发展便使人们一直处于部落、氏族和宗教群体的独立而封闭的社会格局之中。千百年来，除了那些被人们称作“库奇”的迁徙漂泊的游牧部落之外，大部分阿富汗人一直在裸山之间珍贵的河谷地带过着原始而勤恳的农耕生活——假设在将来，那些被各种人埋入耕地的一千多万颗地雷都被一一清除殆尽的话，阿富汗人的农耕经济明显还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阿富汗只是一片实实在在的土地，这片土地并不肥沃，甚至称得上贫瘠，它没有什么稀罕的矿藏或特殊的物产可以引起别人的贪婪和觊觎，而一旦缺乏了经济来往，在这个由经济实力决定声音大小的世界上，阿富汗也就消失了声音。

可想而知，在我们这个因为信息传播的过于迅速而日益显得狭小的地球村里，阿富汗就因为没有自己的声音而被世界“合理地”遗忘了。它是一个没有籍贯的国家，一片无声的、被人遗忘的土地，世人们任由它被侵略，任由它自己在那儿贫穷、饥饿、挣扎、死亡，任由它自生自灭。对许多人来说，在阿富汗这个概念里也许并不包含着人——“阿富汗”，这三个字就像是一个空洞的没有人的名词。在那里，也许几十万上百万的阿富汗人死于饥饿、死于屠杀或死于战争，但那不是关于人，不是关于人的死亡。

可是突然之间，巴米扬大佛的被毁以及接踵而来的“9·11”事件和美国对阿富汗所进行的反恐怖战争，却令“阿富汗”这三个字在一夜之间由被人遗忘变成了炙手可热。人们可以不关心阿富汗和阿富汗人，但是人们必须关心新闻，必须关心巴米扬大佛，必须关心美国和美国人——“阿富汗”这三个字，就像是一针强心剂，给世人冷漠而麻痹的神经带来了刺激和亢奋。

从被人遗忘到被人记住，历史对阿富汗开了一个多么恶毒的玩笑，而这个玩笑却要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而实际上，不管关于它的新闻有多少，对于遥远的人们来说，陌生的阿富汗从来也没有变得熟悉起来。

## 二

阿富汗是我在去年夏天中亚之行中经过的一片土地。

去年初夏，我从新疆出发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了巴基斯坦，然后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进入了阿富汗的荒漠之中。我慢慢地从北至南、从南至西、又从西至东将阿富汗转了一圈之后便自西北进入了土库曼斯坦，然后是美丽的伊朗内陆，之后便斜穿北至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再转而西南，进入洲际交接处的色彩繁杂的土耳其。

当我写下这篇序言的时候，我已离开阿富汗快一年了。关于阿富汗，我曾以为自己永不会忘记，可如今我不得不沮丧地看到，自己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曾经走进它的大门，而现在当我试图用笔去记忆的时候，却仿佛是透过它的窗棂在观望——距离已经产生，或者说，从未消失。它的曾经鲜亮的颜色正在变得模糊，而将来大概也只能成为漫漶一片。

所以，尽管曾站在阿富汗那片土地上，可是我并不敢这样说：对于自己，阿富汗已不再陌生。

实际上，不管是现在或者将来，我都不得不在阿富汗的熟悉与陌生，在自己的记忆与遗忘之间摇摆不定。

## 三

路途愈来愈长，视线不断延伸，所谓的风景必将淡出。

我已经习惯了忘记风景而去面对人们，面对人们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

在那漫长的路途中，我学会了热爱那些褐色的看似贫瘠的沟壑、热爱那些仿佛永远也走不出去的道路深梁与沉默山丘，因为在那些沟壑、深梁与山丘中的褐色土坯屋子里住着的人们，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灾难和他们的欢乐，教会了我热爱他们那坚忍的世界和我自己的世界。



在阿富汗那片土地上，虽然硝烟依旧弥漫，虽然毁灭性的隆隆炮火声还未从人们的耳畔完全消失，我所看到的阿富汗人，一旦能够暂时地离开战争，他们就开始过着正常的、普通的生活。

“正常”、“普通”——对阿富汗人来说，这几个字是多么地珍贵！

因此，我在这里所记下的，并不是一份关于阿富汗的战后调查报告，而只是我看见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阿富汗已成为了一个远离了灾难的国家，在那里，灾难还远未结束，人们依旧生活在贫困和饥荒之中，可是人们在生活着，并且如同你我一样渴望生活、热爱生活。

阿富汗人的生活。我的生活。人们的生活。

我所写下的，也许只是一份关于生活的表白。



刘华

2004年10月10日

阿  
米  
扬



## 第一章 初遇 [1]

- 1、巴基斯坦青年 [5]
- 2、白沙瓦的阿富汗人 [17]
- 3、“红茶还是绿茶？” [26]

## 第二章 模糊的七十年代 [37]

- 1、警察纳维德 [39]
- 2、七十年代 [58]
- 3、“你以为我是坏人吗” [66]

## 第三章 变迁 [73]

- 1、喀布尔书店 [76]
- 2、中国餐馆 [86]

## 第四章 巴米扬，我们的记忆 [93]

- 1、小镇 [95]
- 2、一种纪念 [105]
- 3、河谷里的村庄 [117]
- 4、班达米尔湖 [126]



## 第五章 寻找 [135]

1、十二年前的喀纳斯 [137]

2、歌声与少年 [144]

## 第六章 陌生人穆利 [153]

1、在穆利奶奶家的一夜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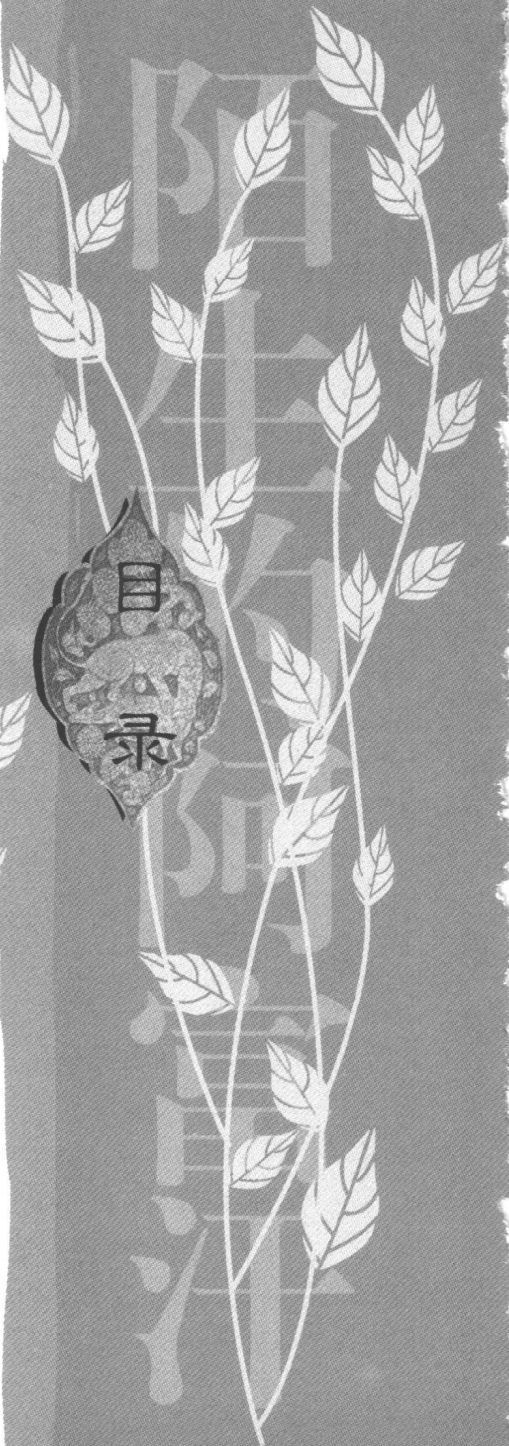
2、邻居 [174]

## 第七章 八个锄子的家庭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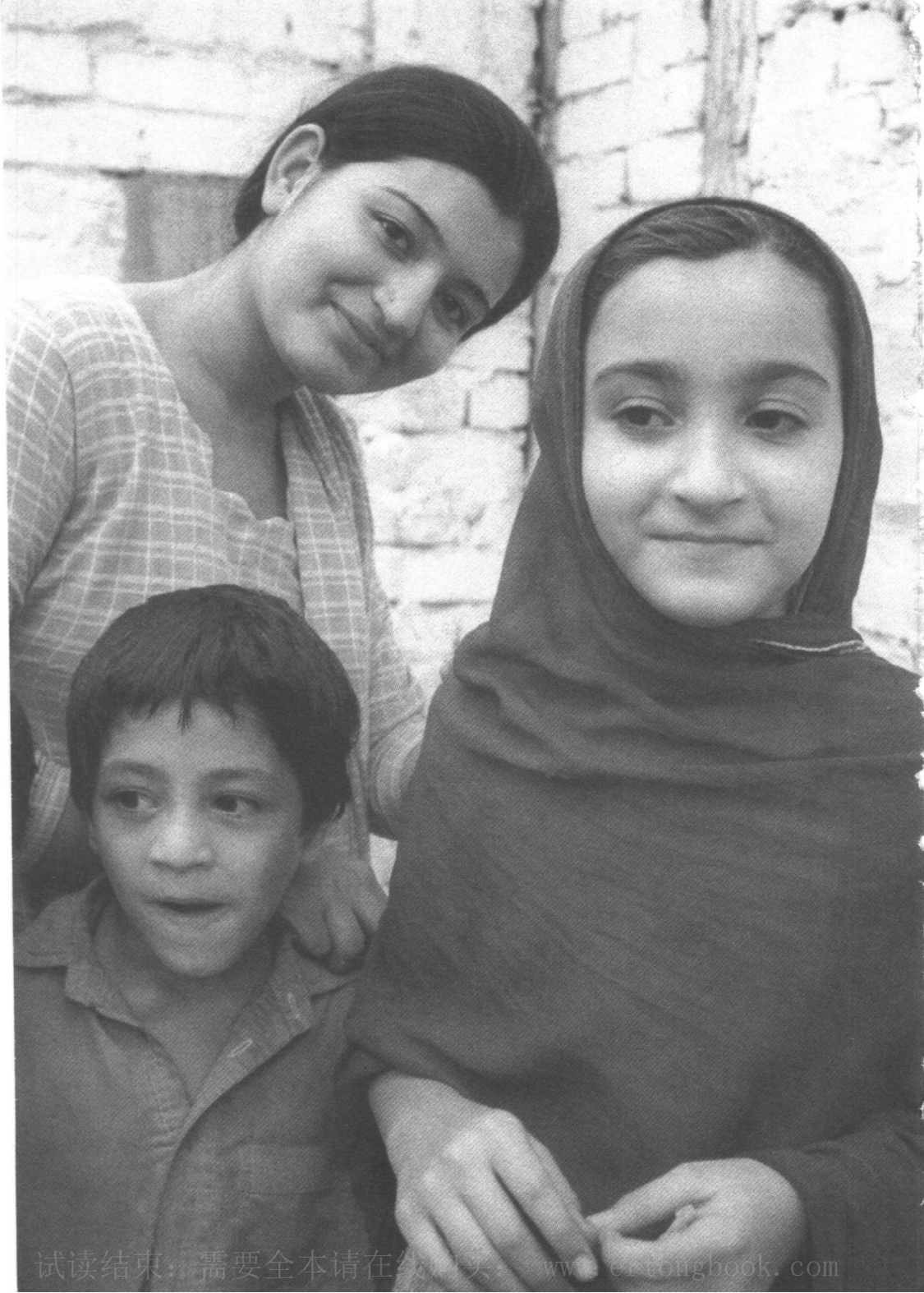
1、少年沙赫伯 [189]

2、纳莉亚 [203]

3、大眼睛德娃 [212]



# 第一章 · 初遇



早上六点，我从巴基斯坦西部城市白沙瓦出发，前往位于巴阿边境的托尔坎镇（Torkham）。

一路上下着数日来不曾停过的小雨，车子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划破浅浅的水面奔驰着，不时地停下来接受军人的检查。上次暴雨引致的洪水泛滥在缺乏排泄设施的路面上留下的泥土依然四处可见，巴基斯坦军人就在雨里穿着高统靴昂然地踩着泥土走近车来检查。

“证件。”一个人低下戴着雨帽的脑袋凑到车窗边，雨水从他的帽檐上流下来，背在身后的长枪筒直戳着天空。

坐在我身后进行护送的持枪军人将我的护照和通行证递给他。另一个军人打开车门开始进行搜索。

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巴阿边境地带一直是让巴国政府头疼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个地方属于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在这里生活的主要民族是普什图族，而普什图族也是阿富汗国家的最主要民族，普什图族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才由于英国殖民者强行划定了印度和阿富汗的国界——即“杜兰线”（Durand）——而被迫形成了分裂，随着1947年的印巴分治，这种民族分裂状态所引致的问题却由巴基斯坦继承了下来。对于全体普什图族人来说，他们对于民族的认同要大大高于对现代意义上国家概念的认同，所以不仅这段巴阿国界形同虚设，而且这个地段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其所有成员几乎都是普什图族人——在阿富汗境外的主要活动基地。

而现在，西北边境省内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巴国政府的心腹之患，而且也



已经成为了对巴基斯坦国家和平的一大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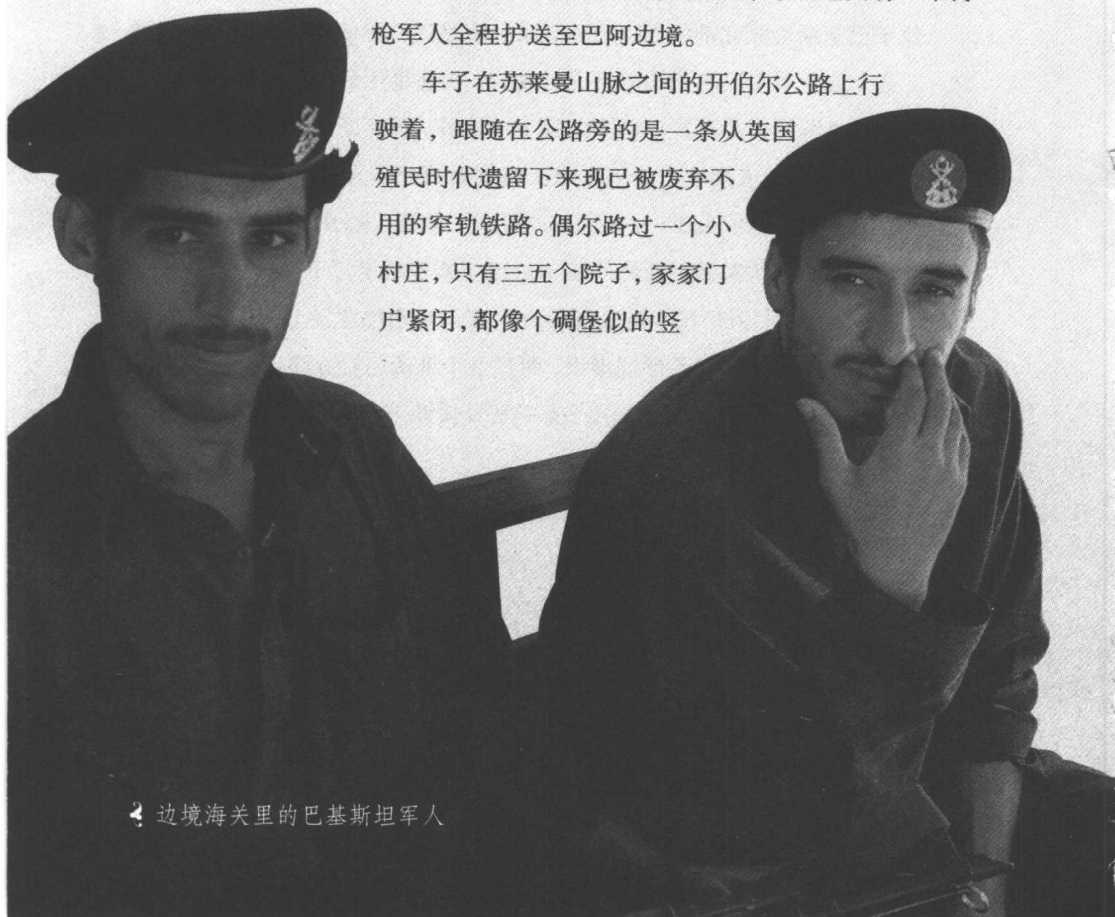
乘坐班车从伊斯兰堡前往白沙瓦时，沿着公路是无止境的平行伸展的铁丝网，铁丝网后即是形势复杂的西北边境省。那时正是傍晚时分，黯淡的泥金色夕阳照射着铁丝网后广漠贫瘠的土地，显得无限荒凉。

身边的一个巴基斯坦人突然指着夕阳落下的方向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瞧，这铁丝网后面，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军队所不能控制的地方。”

听见这句话，周围的人都默不做声地面露感慨。

所以，在白沙瓦时，要想穿过这一段西北边境特区进入阿富汗，就必须到当地的边境事务管理局备案和办理通行证，并且巴国政府要求从此地前往阿富汗边境的所有外国人都要包乘出租车，为保证安全，车上还要有一个持枪军人全程护送至巴阿边境。

车子在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开伯尔公路上行驶着，跟随在公路旁的是一条从英国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现已被废弃不用的窄轨铁路。偶尔路过一个小村庄，只有三五个院子，家家门户紧闭，都像个碉堡似的竖





起好几米高的厚重围墙，墙面上散布着炮弹轰击过的伤痕，还高高低低地分布着些方形的瞭望孔或者射击孔。这些静悄悄的村庄既无人迹更没有鸡鸣狗叫，从车上望去，村中那无人行走的小道就好像冻结了一样，连道路两旁的小树也都光秃着枝丫，就像是苟延残喘的幸存者，让过路人看了只是心惊。

穿过了险峻的开伯尔山口之后，车子继续行进在荒芜的山梁间。落雨的浓云笼罩着山顶，裸露的山岩上带着些斑斑驳驳、深浅不一的颜色。

我们终于到达了托尔坎。

当我办好巴基斯坦这方的出境手续时，小雨还在不停地下着。走过那扇绿色的边境大铁门，抬眼望去，阿富汗那一方沿着公路以及公路两旁的山坡上满目皆是废墟，一条坑洼不平的路上，衣着褴褛的人们大包小包，手提肩扛，宛若逃难似的兀自川流不息。

我在往来不停的人群中驻足呆立了半晌。小雨还在下，可是没有人打伞，人群在我身边穿梭往来，挤撞着我。虽然这是一片空旷之地，可是空气里仍旧充满了人群忙碌的汗味和由无数双疲于奔命的脚所掀起的尘土的腥气。

我将自己的雨伞折拢收好，几秒钟之内，便混入了在小雨中匆忙奔走的人群，进入了阿富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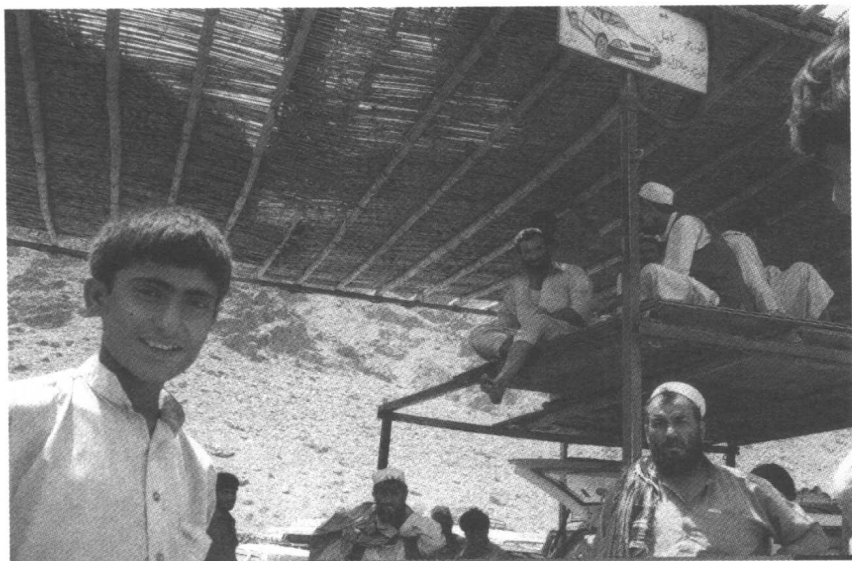
几个小时之后，边境班车渐渐驶出了荒漠，于下午五点到达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 · 巴基斯坦青年 ·

一下车，我便被人们围住了。一开始只是五六个，可是转眼之间，聚集的人是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地挤了个水泄不通。仅我一个被堵截在人群里，同车的阿富汗人已经各自扛着行李离去，其中的两个在离开时向我投来嘲弄的一瞥。

围观的人们却也并不喧闹，或蹲或站，默默地围着我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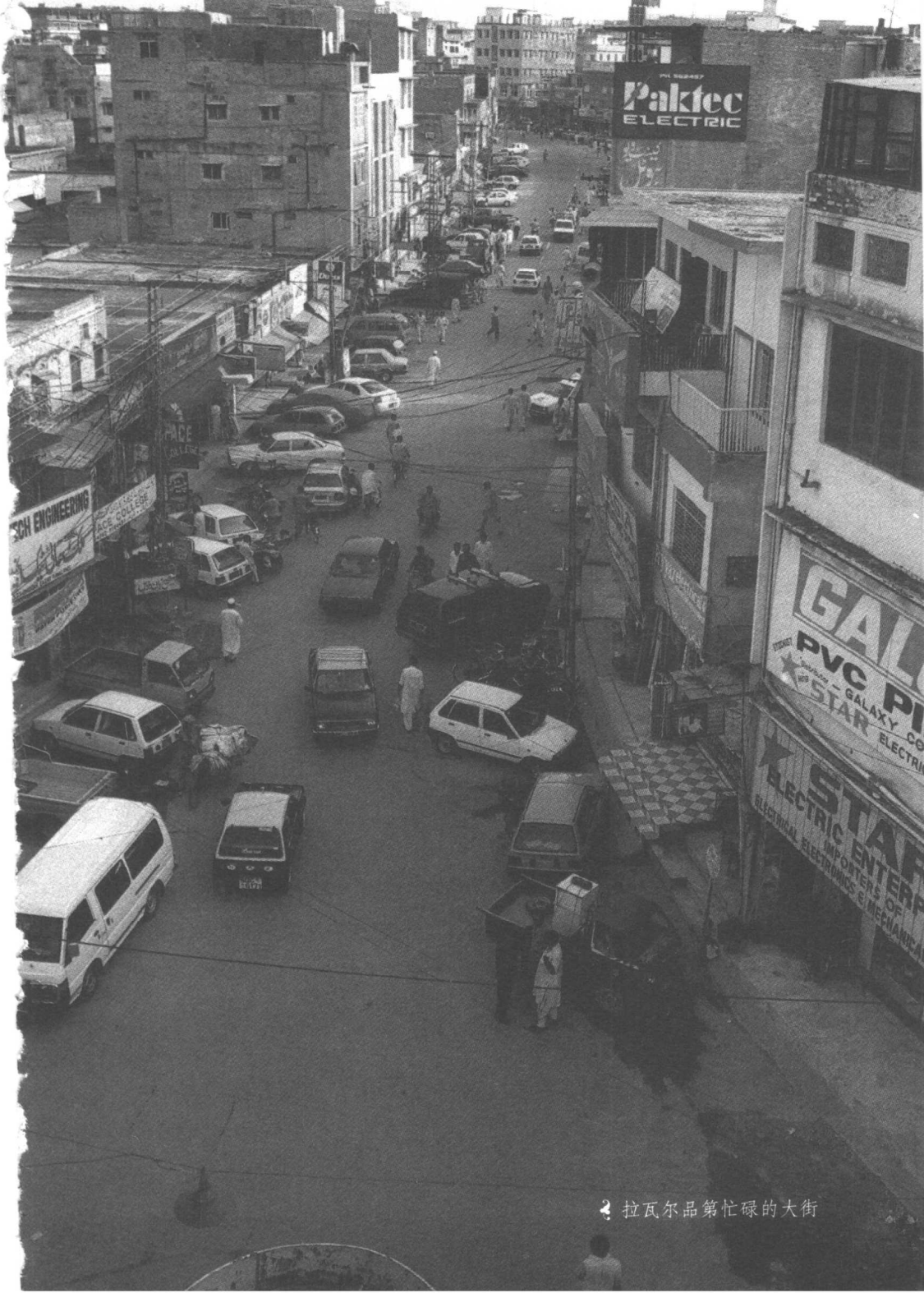
在边境上等着做租车生意的阿富汗人，少年是负责揽客的

我和围观的人群对望了几眼。我只看见一群人，我只看见他们那层层叠叠包着头巾的脑袋，不过他们显然并无恶意，只是好奇而已。

面对这样有点难堪的处境，我不免笑了笑，围观的人们望着我，顿时也全都莫名其妙地破颜而笑，于是气氛稍有缓和。趁着这一下的缓和，我奋力背上自己的行李，伸出双臂把人群往旁边拨拉着，说：“请让开，让我过去。”

人们终于给我闪出一条缝来，我挤出了人群。我直直地往前走，没有回头，可是我知道人们还在我身后继续望着，他们的目光还牢牢地烙在一个单身女子的背上。

我所认识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是靠沉默来保持自己的，所以，作为在穆斯林国家旅行的单身女性，我当然已经做好了遭遇各种可能的心理准备。我深深地明白自己的处境：在这个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我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闯入者，如果他们欢迎我、接纳我，那是我的幸运；如果他们排斥我甚至



拉瓦尔品第忙碌的大街





攻击我，那也只能算是我自寻晦气。不过，虽然我并不能要求他们改变对女性的看法，可我还是暗暗地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我和他们的交往，他们能够理解我内心里对他们的尊重，包括对他们的传统和习俗的尊重——而且，能够反过来尊重我。

早在拉瓦尔品第<sup>①</sup>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那时我和一个朋友正坐在街边的一个露天餐馆里吃饭，四周是喧闹的正在进餐的人们。我们突然看到一个身穿白色长袍，胳膊底下夹着把长柄雨伞，年约三十岁的男子从街对面径直走到我们桌前。他压抑着明显的怒气，对我的朋友说——因为我的朋友是男性，所以他只面对着我的朋友说话而不是面对我；整个过程，他并没有朝我望上一眼：

“请你们尊重我们国家的习惯！”

我们都仰起头吃惊地望着他，四周的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到我们这里。

他滔滔不绝地用英语说，在我们这个国家，女性不应该在大街上抛头露面，餐馆里有专设的女性角落，你们应该到那里去吃饭才对。

他把双手撑在我们的桌面上，身子前倾，目光咄咄逼人地说：“你看，这满大街的人，哪里有像你们这样的？！”

我环顾四周，确实，在这条街道上进餐的有上百个男子，却看不到一个女人。而他这一闹，街这边和街对面所有的人——坐在桌边和蹲在地上吃饭的食客和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里望过来，上百双眼睛都紧盯着我们。

我顿时感到一丝惶恐。我知道在这些餐馆里或是设有隐蔽的房间，或是用布帘子在角落里隔出了一个单独的空间为女性和携带女性家眷的家庭所用。为此我已经询问过我碰见的很多当地人的意见，他们却都说，我是外国人，不必遵守当地习俗。难道我还是做错了吗？

这个人慨然说完，夹着他的长柄雨伞转身大踏步就走。我望望周围其他顾客。

---

<sup>①</sup> 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姊妹城，位于伊斯兰堡西南12公里处。